

不要把「雞毛」當「令箭」！

全官

那天有個聚會，有人提到我是「加拿大華人保守黨協會」的「創會會員」。是的，卅三年已經過去了，而我們的創會會長劉光英先生，也已經告別人間八年多了。

來加拿大時間比較短一點的朋友，或者是年輕一點的朋友，恐怕對劉光英先生沒有什麼印象。可是對老一輩的華裔來講，劉先生當年是多倫多市華人社區家口口曉的人物！

劉光英先生出生於加拿大卑詩省的省會維多利亞市，那是先僑來加落口的第一站，所以老華僑都叫維多利亞市作「大埠」。劉先生的祖父及父親都是交了人頭口才入境的。

劉先生的英文名字叫「Ying Hope」，與「劉」的發音似乎一點關係都沒有。原來劉先生的父母開了一間洗衣店，不知道是頂別人的店還是自己創業，名字叫做「合記」。英文名就用廣東四邑方言口音譯作「Hope's Laundry」。替劉先生在家接生的外籍醫生，大概言語不通，自作主張，一看是Hope家的洗衣店，這家人當然姓Hope，因此劉光英先生就成了家中唯一的一個不姓Lau的小孩。

劉光英是在美國華盛頓大學讀的書，獲得工程及數學雙學位。1947年畢業後便前來多倫多發展，在多倫多擁有一間工程顧問公司。

1964年，劉光英初涉政壇，便當選為資深教育局委員。1968年，在同儕委員支持下，更成為加拿大規模最大教育局的主席。

之後他改換跑道，參選市議員，先後連任八次；在族裔關係，警政檢討，社區連繫，水電供應，地產估價等方面，貢獻良多。在那個很少華人參政的年代，他是唯一一個可以替華人伸張公義的議員。

其實我今天提到劉光英先生，主要是想與大家分享一個有關劉先生的故事。

上世紀80年代初，我替劉先生助選。有人告訴我當時是唯一的唐人街，現在稱為中區華埠，有一間銀行分行的經理是一位華人。

那位先生姓丘。我來意還只說了一半，丘先生便已拿出支票。是他告訴我這一個有關劉先生的故事。

丘先生住在劉光英的選區，平日因為工作很忙，只知道他的市議員叫**Hope**，沒有見過面，以為是個洋人。

有一次，丘先生看見家門口的垃圾，多日擺在那裡，沒有人來收，便打了一個電話給**Mr. Hope**。

當天下午，丘先生從窗口望出去，看見一部車子，停在他家門口。車子中走出來一位東方人，打開車後行李箱，把他的垃圾擺了進去，然後回到車中，準備離去。

丘先生感到好奇，趕了出去。原來這位先生，便是他的市議員劉光英。那天是個星期六，劉先生接了電話後，沒有辦法連絡市府職工，因此索性自己來把垃圾帶走。

在交給我支票的同時，丘先生加了他的看法：像這種能為民服務的議員，我能不支持嗎？

劉光英先生能連任八次，我想，主要是因為他這種鳳毛麟角的服務態度。市議會中有不同黨派的人，譏笑劉光英是個「**pothole fixer**」（意思是只會修補馬路坑洞的人）。是不是因為他們自己達不到這種服務水平，而發出這種阿Q式的評論？

我想起這件劉光英先生的軼事，是因為上星期天在華人保守黨協會與泰米爾社區（**Tamil**）保守黨協會合辦的一次夏日燒烤會中，某位先生那種囂張跋扈的態度。

那位先生，多年來熱衷於「為民服務」，二次參選多倫多市稍北的一個市的市議員，可惜都敗於另一位華裔參選人之手。近日省保守黨執行董事會改選，他選上了一個行政職務。

在夏日燒烤會中，他指手劃腳，動不動便是「我是代表省保守黨」，「我要把這件事向黨高層報告」。

事情的起因，是因為華人保守黨協會有人，邀請參加活動的華裔人士加入

華人保守黨協會。

燒烤會是華人保守黨協會及泰米爾保守黨協會合辦的。出錢的是他們，出力的也是他們。他們是主，這位先生是客。（其實查了一下，查不出這位先生，是誰邀請的。）不知道這位先生，是憑那一點在會場叫囂。就算是也到場的安省進步保守黨領袖彭建邦(Patrick

Brown)，也沒有開口閉口：「我代表省保守黨」！

請記得，您檢的那一根不過是根「雞毛」，不是「令箭」！

就算那一天您真的能檢到一支「令箭」，也請學一學劉光英先生的謙虛！

www.theccca.ca